

# 青春的兵团 永远的战士

■ 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庄有万

“我们老了,二监的未来,要靠你们年轻人了。”今年5月,退休的老兵团战士、省二监副调研员马俊义换上便服,最后一次走在熟悉的监狱厂道上,挺拔的身影被透过梧桐树的余晖拉得斑驳而修长,身侧是见证了他的青春与壮年的高墙,静静地陪着他渐行渐远,似凝望、似诉说、似感激、似不舍。

上世纪70年代,他们梳着麻花辫,穿着海魂衫,来到了二监这片土地上。他们是兵团战士,也是监狱人民警察。他们用最美好的时光、最宝贵的青春和最热血的人生,紧紧把自己与二监的建设发展系在了一起。而今,他们之中许多人因退休离开了岗位,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人还在发光发热。为此,本报选取记录了几位先进代表,传递二监人那份爱岗敬业的精神品质。

## 兵团岁月炼就钢铁意志

40多年前,风华正茂的兵团战士,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,离开家乡,从上海、宁波、温州、舟山、嘉兴、衢州等地,来到临平山下,在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业三团这座大熔炉里,接受锻炼和考验。1983年国家恢复监狱建制后,这些兵团战士陆续进入到省第二监狱人民警察队伍里。回首当初,艰苦的兵团岁月让那一代人经历了风雨与艰险,经受了挫折与考验,但同时,也炼就了他们战士般钢铁的意志,以及踏实勤奋的精神品质。

“这是我热爱的地方,不到最后一刻,我都不想离开。”原兵团战士、三监区二分区民警胡波感慨道。去年7月,他在这里工作了44年后,因为一场大病从基层一线退了下来,今年病愈后,他又回到了岗位上。44年来,虽然工作环境日新月异,身上制服也几度变更,老胡始终坚守在基层一线,谈话教育、现场巡查,每件事都亲力亲为,数十年如一日,始终保持着那颗赤子之心。

老胡最喜欢和年轻民警聊天,给他们讲监狱成立初期的种



1970年,宁波知青被分配到工业三团,他们在火车站与亲人离别



兵团战士们参加五金加工劳动

种艰难,以及老一辈监狱人的工作激情。他总说,年轻同志应该学会珍惜感恩,还要努力工作,关爱家人和同事。老胡嘴上这么说,但他唯独没有关爱自己的身体,由于多年的操劳,他因病住进了医院。躺在病床上的他依然牵挂着分监区的“小兄弟们”,依然牵挂着分监区的各项工作。

“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。”每当青年民警向他请教成功秘诀时,他总是含蓄地这样说。

## 上得了战场也上得了舞台

“兵团半军事化管理,不仅塑造了我们严谨的性格,做事情都讲求亲力亲为,还培养了我们干事创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,对我从事以后的监狱工作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。”省二监警卫监区监管分监区林建生在回味当年兵团生活时,总是感慨万千。

监狱里老老小小的同事都称呼林建生为林老师,因为他在监狱文化建设岗位上,一干就是31年。舞蹈专业出身的林老师,对音乐、美术、设计、摄影等都有独到的见解。自监狱恢复建制之初,他就开始负责监狱的文化建设。早期监狱文化建设面临种种困难,前行的道路可谓遍布“荆棘”。“我们当初的想法很单纯,就是认真负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。”林老师说,监狱排练的各种文艺演出每次都能在全省拿到很好的名次,辛勤的付出能够得到肯定,这就很让人满足了。

一代人正在离开他们所钟爱并为之倾注一生的岗位,一批批“警校生”和高学历“社会生”正在填补他们的岗位,继续着这份事业,但没人会忘记二监的“开创者”和“领路人”,没人会忘记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精彩付出,没人会忘记他们那种顽强拼搏的韧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。未来一两年,兵团战士将逐步退出二监的历史舞台,青年民警们非常珍惜这些“老人”,乐于听他们讲述精彩的红色岁月,向他们讨教宝贵的管教经验,传承他们坚韧的精神品质。



老兵团战士杨秋波荣获2010年度先进工作者

# 缺爱的她,生日接到了爸爸的电话

■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沈俊娜

本报讯 “今天是我的生日,爸爸给我打电话了,我真的很高兴。”近日,经过省莫干山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的长期帮教,戒毒人员郭颖(化名)终于和她爸爸和好了,这也使她能更加安心地进行日常戒毒矫治任务。

今年28岁的郭颖有8年吸毒史,已经有幻听、被害妄想、被跟踪妄想及被监视妄想等精神病症状,多次在当地医院住院治疗,被鉴定为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戒毒人员。2014年底,她因吸食冰毒被送到省莫干山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2年。

入所后,郭颖成了一个“不合群”的人,行为懒散、目光呆

滞、个性多疑,经常胡言乱语,时而正常时而“疯癫”,多次因小事与其他戒毒人员发生争吵及打架,并且出现自伤自残和吞食异物的行为。

“她心里有事,需要找到病根。”经过所管理科和戒毒医疗中心的建议,民警带着郭颖来到杭州第七人民医院精神康复科就诊,随后又对其做了心理咨询,通过专家与郭颖的交谈,终于找到了她不服管教的最大原因——缺爱。

原来,郭颖3岁时,她的父母就离婚了,随后父亲再婚,把她接了过去,但好景不长,在他爸爸出国后,后妈对她百般挑剔,把她赶出了家门。此后,郭颖结识了一帮“瘾君子”,染上了毒瘾。为此,她把所有责任都归结到父亲身上,跟父亲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。

得知情况后,帮教民警一方面加强与郭颖父亲的联系,告知郭颖的近期表现,并希望他多关心郭颖,在平时的会见和亲情通话上能多给郭颖鼓励,让她感受到家人的关爱。

“颖儿,你要好好听警官的话,爸爸有空就来看你,爸爸等着你回家。”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,民警特意在郭颖生日当天安排了一次特殊的亲情电话,这让郭颖一下子就哭成了泪人。

从那以后,郭颖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明显变化,对戒治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改观,脸上更是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



## 旧诗的芬芳

金华监狱 吴晓娟

选一个心绪平静的下午,无所谓天气好坏,到宽敞的阅览室去探寻那些陈旧的生命,安然文字盛放在各自的躯体里,发出轻声的呼唤。选诗、读诗,是一种与未知灵魂的相遇,小说也许需要名声,但诗不必,最好的诗句往往藏在最深的幽暗里,以自身之弱光照见浮生之苍白。

读诗,像是在接受一种刑罚。旧诗的气质,无论是忧伤或欢愉,像凌迟一般,心脏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痛楚。海子说:“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。”也许过于纯粹丰满的欢乐让人不忍接近,因为惧怕失去,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寄居于悲伤,寻求自欺的安全感。但你知道,诗里的悲伤从来都不消极,它是生命在最严酷煎熬时光里最有力的发声。所以读诗,是一种刑罚,更是一份哲思启迪。

古诗使人简单。浓郁的古典气质溶在历史的长河里,空灵了诗者的生命。无论是王维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”的高洁淡泊,还是武平一“落景摇红壁,层阴结翠筠”的清新灵动,抑或是陶渊明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”的平淡自然,都是空灵而深刻的神来之笔。

诗人是感性的,汹涌的诗句暴露了情感的每一处缝隙,在这个拒绝诗情的时代里,旧诗成为抒情的代名词。但诗人又是极其理性的,他们能冷静地用文字雕塑出盛怒、狂喜和悲恸。

读古诗的过程是一个朝拜的过程。那些老旧却不腐朽的文字孕育着一份至纯至善的虔诚情怀,需要一颗放得下、拿得起的心:放下追逐,放下喧嚣,放下总想武装自己的心,品一风之柔、一水之灵、一月之清,拿起悄然远逝的单纯与孤寂。

诗会旧,旧的文字沉淀在一本本等待的书里,安静且芬芳。高墙内再品古诗词,以其清静洗涤身之污垢,用其深刻剥离心之浅薄。于是,终于听清远古传来深深的回声。

## 思念的音符

南湖监狱五监区二分区 俞勇伟

我想念家的感觉,  
想念那温暖的避风港湾;  
如今,我在高墙铁窗内,  
陪伴我的是孤单和思念;  
女儿的哭声是那么痛苦,  
妻子的泪水如晶莹露珠;  
燃起了我忏悔的思念,  
日夜期盼梦幻的家园;  
让苦难还一个崭新的自我,  
重新拥有你们的笑脸。

